

Le Comte De Monte-Cristo

世界名著大系

基督山伯爵二

Le Comte De Monte-Cristo

[法] 大仲马 著

SHI JIE MING ZHU DA XI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世界名著大系

第九卷

基督山伯爵 (三)

[法]大仲马 著
彭新岸 译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名著大系/张朝晖主编。—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6.2

ISBN 7-204-04505-X

I.世... II.张... III.文学创作—文学研究—世界 IV.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15695 号

世界名著大系

张朝晖 主编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

北京潮运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400 字数:4800 千

2006 年 2 月第 2 版 200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3000 套

ISBN 7-204-04505-X/I·810

定价(38 册):998.00 元

第五十五章 卡瓦尔康蒂少校

虽然基督山伯爵以少校立刻来访为借口推辞了阿尔贝的邀请，但他和巴浦斯汀所说的确是实情。七点钟刚敲过，也就是在贝尔图乔受命到欧特伊去的两小时后，一辆出租马车在大厦门前停了下来，等乘客在门口下车以后，就立刻急匆匆地驶走了，象是感到羞于做这项差使似的。从马车上下来的那个人是位大约五十二岁的男子，身穿一件在欧洲盛行了很久的那种绣着黑青蛙的绿色外套。他的裤子是用蓝布做的，皮鞋非常干净，但擦得并不很亮，而且鞋跟稍微太显厚了一点儿；戴着鹿皮手套；一顶有点儿象宪兵常戴的那种帽子和一条黑白条纹的领结。若不是主人爱惜的话，这个领结早就可以不用了。这位漂亮人物拉动香榭丽舍大道三十号门上的门铃，问基督山伯爵阁下是不是住这儿，在得到门房是的答复后，他就立刻进门，顺手带上门，开始踏上台阶。

来人的头部既小且瘦，头发雪白，长着灰色浓密的胡须。等在大厅里的巴浦斯汀毫不费力不费力气地就认出这位等待着的来客，对于他的容貌，他事先早已得到详细的通告。所以，未等这位陌生客通报他的姓名，伯爵就已接到了通报，知道他到了。他被领进一间朴素高雅的会客厅里，伯爵微笑着地来迎接他。“啊，我亲爱的先生，欢迎之至，我正恭候您呢。”

那位意大利人问道：“大人真的在等候我吗？”

“对，我接到通知，知道今天七点钟您来这儿。”

“那关于我来的事，您已接到详细通知了吗？”

“当然喽。”

“啊，那就好了，我尤其怕给你忘记了这个程序呢。”

“什么程序？”

“那就是把我要来的情况事先通知您。”

“不，不，没有忘记。”

“但您确定没有弄错吗？”

“我确信如此。”

“今天晚上七点钟大人等候的果真是我吗？”

“我可以向您证明，您根本不必怀疑。”

“噢，不用了，”那意大利人说道，“不必太麻烦了。”

“是的，是的，”基督山说道。他的客人似乎有点不安。“我想想看，”伯爵说道，“您是不是巴陀罗米奥·卡瓦尔康蒂侯爵吗？”

“巴陀罗米奥·卡瓦尔康蒂，”那意大利人兴奋地答道，“对，我确实就是他。”

“前奥地利驻军中的少校？”

那老军人赧怯地问道：“我是位少校吗？”

“对，”基督山说道，“您是位少校，您在意大利的职位就相当法国的少校。”

“太好了，”少校说道，“我不用您多说了，您知道……”

基督山说道：“您今天的访问不是您自己的意思。”

“不是，当然不是。”

“是别人让您来信吗？”

“是的。”

“是那位善良的布沙尼神甫吗？”

“一点不错。”少校快活地说道。

“您带了封信吧？”

“当然了，这就是。”

“那么，请给我吧。”基督山接过那封信，拆开来看。少校一双大眼睛盯着伯爵，然后把房间里的情形察看了一眼。他的凝视几乎很快又回到房间主人的身上。“是的，是的，。‘卡瓦尔康蒂少校，一位可敬可亲的卢卡贵族，佛罗伦萨卡瓦尔康蒂族后裔，’”基督山大声念着，“‘每年收入五十万。’”基督山从信纸上把眼睛抬起来，鞠了一躬。“五十万，”他说，“非常可观！”

“五十万，是吗？”少校问。

“是的，信上是这么说的，一定都是真的，因为神甫对于欧洲所有的大富翁的财产都了如指掌。”

“那，就算五十万吧。但说真的，我倒没想到有那么多。”

“因为您的管家在跟您捣乱。那方面您必须改进一下。”

“您让我开了窍，”那位意大利人郑重地说，“我应该请那位先生开路。”

基督山继续读着那封信：“‘他一生中只有一件不称心的事。’”

“对，的确，只有一件！”少校说，并叹息了一声。

“‘就是失去了一个爱子。’”

“失去了一个爱子！”

“‘是在他幼年时代被他家里的仇人或是吉卜赛人拐走的。’”

“那时他才五岁！”少校两眼望着天，深深地叹了口气说。

“不幸的父亲！”基督山伯爵说，然后继续读，“‘我给他以再生的希望，向他保证，说你有办法给他找回那个他毫无结果地寻找了十五年的儿子。’”少校带着一种难以形容的焦急的神色看看伯爵。“这种事我有办法。”基督山说。

少校恢复了自持。“呵，呵！”他说，“那么这封信从头到尾都是真的了？”

“难道您不相信吗，巴陀罗米奥先生？”

“我，当然相信。象布沙尼神甫这样一个担任教职的好人不可能骗人，也不可能和人开玩笑，但是大人还没有念完呢。”

“啊，是的！”基督山说，“还有一句附言。”

“对，对，”少校接着说着说，“还——有————句——附——言。”

“‘为了不麻烦卡瓦尔康蒂少校从他的银行提款，我给他一张两千法郎的支票给他用作旅费，另外再请他向你提取那笔四万八千法郎，那是你欠我的。’”

少校满脸焦急的神色一直持续到那句附言读完。

伯爵说：“太好了。”

“他说‘太好了，’”少校心中自语，“那么——阁下——”他答道。

基督山问道：“那么什么？”

“那么那句附言——”

“哦！那么附言怎么样？”

“那么那句附言您也象那封信的正文一样接受吗？”

“当然喽，布沙尼神甫和我有点关系。我不记得究竟是不是还欠着他四万八。可我敢说，我们不会因为其中的差额起纠纷的。那么，您对于这句附言觉得很重要吗，我亲爱的卡瓦尔康蒂先生？”

少校说：“我必须向您解释一下，因为十分信任布沙尼神甫的签字，我自己并没有另外带钱来，所以如果这笔钱保证不了的话，我在巴黎的情形就要很不好过了。”

基督山说：“象您这么有身份的人物怎么可能在一个地方受窘呢？”

“哦，说真的，我一个人都不认识。”少校说。

“但是人家总会认识您的吧？”

“对，人家认识我，那么……”

“请你说吧，亲爱的卡瓦尔康蒂先生。”

“那么您可以把这四万八千里弗付给我了？”

“当然啦，随便您什么时候要都可以。”少校的眼睛惊喜地瞪得圆圆的。“但请坐，”基督山说，“真的，我不知道自己脑子里想了些什么，竟然让您站在那儿一刻钟。”

“没问题。”

少校拖过一把圈椅，自己坐下。

伯爵说：“现在，您想吃点儿什么吗？来一杯红葡萄酒，白葡萄酒，还是阿利坎特葡萄酒？”

“阿利坎特葡萄酒吧，若不麻烦的话，我喜欢喝这种酒。”

“我有几瓶上好的，您用饼干下酒好吗？”

“好的。我吃点饼干，谢谢您这样周到。”

基督山拉了拉铃，巴浦斯汀出现了。伯爵向他迎上去。他低声问道：“怎么样？”

“那个年轻的来了。”贴身跟班也低声说道。

“你领他到哪个房间去了？”

“遵照大人的吩咐，在那间蓝客厅里。”

“对了，现在拿一瓶阿利坎特葡萄酒和几块饼干吧。”

巴浦斯汀走了。

“真的，”少校说，“这样打搅您，实在很不安心。”

“小事一件，何足挂齿。”伯爵说。

巴浦斯汀拿着酒和饼干进来。伯爵把一只杯子斟满，但他在另一只杯子里，他只把这种红宝石色的液体滴了几滴。酒瓶上全是蛛丝，还有其他种种比一个人脸上的皱纹更准确地证明这确是陈年好酒。少校也很聪明地拿了那只斟满的酒杯和一块饼干。伯爵叫巴浦斯汀把那只盘子放在客人旁边，客人就带着一种很满意的表情吸了一口阿利坎特酒，然后他又饶有兴趣地把饼干在葡萄酒里蘸了蘸。

“哦，先生，您长住在卢卡是不是？您又有钱又高贵，又受人尊敬——只要是使一个人快乐的条件，您都有了？”

“都具有了，”少校说，急忙吞下他的饼干，“真都具有了。”

“您就缺少一样东西，要不就十全十美了，是吗？”

“就缺少一样东西。”意大利人说。

“您那个失掉的孩子就是你所指的东西！”

“唉，”少校拿起第二块饼干说，“那确实是我的一件憾事。”这位可敬的少校两眼望天，叹息了一声。

伯爵说：“尽管告诉我，那么，您这样痛惜的令郎，究竟是谁呢？因为

我总是以为您还是一个单身汉。”

少校说：“一般都那么说，先生，而我……”

“是的，”伯爵答道，“而且您还故意证实那种谣传。我想，您当然是打算掩盖青年时代的一次不检点，免得这件事在社会上传得沸沸扬扬？”

少校的神色又恢复了，重新装出他那种一贯的从容不迫，同时垂下他的眼睛，大概是想借此恢复他面部的表情或帮助他想象；他不时地朝伯爵偷望上一眼，但伯爵的嘴角上仍然挂着那种温和的好奇的微笑。

少校说：“是的，我确实希望这种过失能瞒过所有人。”

“起因当然不能怪您，”基督山答道，“因为象您这样的人是不会犯这种错误的。”

少校微笑着摇摇头说道：“噢，当然不能怪我。”

“那么得怪那位做母亲的？”伯爵说道。

“是的，得怪那位可怜的母亲！”少校说道，并拿起第三块饼干。

“亲爱的卡瓦尔康蒂，再喝一点酒，”伯爵一面说，一面给他倒第二杯阿利坎特葡萄酒，“您过于激动啦。”

“那可可怜的母亲！”少校吞吞吐吐地说着，尽量想让他意志完全抑制住自己的泪腺，以便便出一滴假眼泪来湿润他的眼角。

“我猜，她出身于意大利第一流家庭吧，是吗？”

“她的家庭是费沙尔的贵族，伯爵先生。”

“她叫——”

“您想知道她的名字吗？”

基督山说：“您告诉我也多余，我已经知道了。”

“伯爵先生是无所不知的。”那意大利人说，并鞠了一躬。

“对吗，奥丽伐·高塞奈黎？”

“奥丽伐·高塞奈黎！”

“一位侯爵的小姐吗？”

“一位侯爵的小姐！”

“而您不顾她家庭的反对，最终还是娶到了她？”

“对，我娶到了她。”

基督山说：“您一定把那各种文件都带来了吧？”

“什么文件？”

“您和奥丽伐·高塞奈黎的结婚证书，你们孩子的出生登记证。”

“我孩子的出生登记证？”

“安德烈·卡瓦尔康蒂的出生登记证——令郎不是叫作安德烈吗？”

少校说道：“我想是的。”

“什么！您‘想’是的？”

“我不敢确定，因为他已失踪了这么长时间了。”

“那倒是，”基督山说。“那么您把文件都带来了吗？”

“伯爵阁下，十分抱歉，因为不知道非要用那些文件，所以我一时疏忽忘了把它们带来了。”

基督山答道：“那就非常不好办了。”

“它们非要不可吗？”

“它们是不可缺少的。”

少校用手抹了抹他的额头。“哎呀，糟了，必不可少！”

“当然是这样，说不定有人怀疑你们结婚的正当性或者你们孩子的合法性！”

少校说：“是的，可能会有人怀疑的。”

“倘若如此，您那个孩子的处境可就很不乐观了。”

“那对他极为不利。”

“或许那会便他错过一门很好的亲事。”

“太糟糕了！”

“您必须知道，在法国，他们对这些是十分看重的。象在意大利那样跑到教士那儿去说‘我们彼此相爱，请您给我们证婚’是不行的。结婚在法国是一件公事，正式结婚必须有无懈可击的证明文件。”

“我可没有这些必要的文件，那真不幸。”

“幸好，我有。”基督山说道。

“您吗？”

“对。”

“您有那些文件？”

“我当然有那些文件。”

“啊，真的！”少校说，他眼见着他此次旅行的目的要因缺少那些文件而落空，也深怕他的健忘也许会那四万八千里弗带来麻烦，“啊，真的，那就太幸运了，是的，实在走运，因为我从来没想到要把它带来。”

“我一点都不奇怪。一个人不可能面面俱到呀！幸亏您想到了布沙尼长神甫。”

“他的确是个好人！”

“他想得极其周到，十分谨慎。”

“他的确是一个值得钦佩的人，”少校说，“他把它们送到您这儿了吗？”

“这就是了。”

“少校紧握双手，表示敬佩。”

“您是在凯铁尼山圣·保罗教堂里和奥丽伐·高塞奈黎结婚的，这就是教士的证书。”

那位意大利人惊讶地望着说：“对，没错，是这个。”

“这就是安德烈·卡瓦尔康蒂的受洗登记证，是塞拉维柴的教士出具的。”

“非常对。”

“那么，拿走这些证件吧，不关我的事了。您把它们交给令郎，令郎自然要谨慎保存起来。”

“我想他一定会的！若他遗失了……”

基督山说：“嗯，若他遗失了怎么办呢？”

“那么，”少校答道，“就必需得去抄一份副本，又得拖一些时间才能弄到手。”

基督山说道：“这事就不好办了。”

“几乎是不能办的。”少校回答。

“我非常愉快地看到您懂得这些文件的价值。”

“我觉得它们是无价之宝。”

基督山说：“至于那年轻人的母亲——”

“至于那年轻人的母亲——”那位意大利人焦急地照着重复了一遍。

“至于那个高塞奈黎侯爵小姐——”

“真的，”少校说，好象觉得眼前突然又冒出问题来了，“难道还需要她来作证吗？”

“不，先生，”基督山答道，“而且，她不是已经——对自然偿还了最后的一笔债了吗？”

“唉！是的。”那意大利人答道。

基督山说：“我知道，她已去世十年了。”

“而我现在才悼念她的不幸早逝！”少校悲叹着说，然后从他的口袋里掏出一块格子花纹的手帕，先抹抹右眼，之后又抹抹左眼。

“您还想怎么样呢？”基督山说，“大家都难逃一死。现在您应当明白，我亲爱的卡瓦尔康蒂先生，在法国您不必告诉别人说您曾和令郎分离过十五年。吉卜赛人拐走小孩这种故事在世界的这个区域并不经常发生，不会有人相信。您曾送他到某个省的某所大学去读书，现在您希望他在巴黎社交界来完成他的教育。因为这个理由，您才不得下暂时离开维亚雷焦，自

从您的太太去世以后，您就一直住在那儿。这些就够了。”

“您是这么看的吗？”

“当然啦。”

“太好了。”

“如果他们听到那次分离的事——”

“啊，对了，我怎样说呢？”

“有一个奸邪的家庭教师，让府上的仇人买通——”

“让高塞奈黎家族方面吗？”

“一点不错，他想让府上这一家族绝种，于是拐走了这个孩子。”

“这非常说得过去，因为他是个独子。”

“好，现在一切都说好了，这些又唤起的往事现在不要轻易忘记了。您确定已经猜到我已经给您准备好一件意想不到的事了吧？”

那意大利人问：“是件大喜事吧？”

“啊，我知道一个做父亲的眼睛和他的心一样是不容易被骗的。”

少校说：“嘿！”

“有人把秘密告诉您了吧，或者您大概已经猜到他在这儿了吧。”

“是谁在这儿？”

“您的孩子——您的儿子——您的安德烈！”

“我确实猜到了，那么他在这儿了吗？”少校带着尽可能从容的神气回答。

“他来了，”基督山说道，“刚才我的贴身跟班进来的时候，他告诉我他已经来了。”

“啊！好极了！好极了！”少校说着，他每喊一声，就抓一下他上衣的纽扣。

“我亲爱的先生，”基督山说道，“我理解你这种感情，您需要有些时间来适应您自己。我可以用这点时间去让那个年轻人准备好这一场想念许久的会见，因为我想他内心的急切也不亚于您呢。”

卡瓦尔康蒂说：“这我可以想象得到。”

“好吧，一刻钟之内，您就可以跟他在一起了。”

“您还带他来吗？您难道还要亲自带他来见我吗？您真是太好啦！”

“不，我不想插到你们父子之间。你们单独见面吧。但不必紧张，即使父子之间的本能不提示您，您也弄不错的。他一会儿从这扇门进来。他是个很漂亮的年轻人，肤色很白——也许太白了一点——性格非常活泼，您一会儿就能看到他了，还是您自己来判断吧。”

“慢点儿，”少校说，“您知道我只有布沙尼神甫送的那两千法郎，这笔款子我已经花在旅费上了，所以……”

“亲爱的卡瓦尔康蒂先生，所以您要钱用，那是当然的事，嗯，这儿先给您八千法郎。”

少校的眼睛奕奕闪光。

基督山说道：“现在我只欠您四万法郎了。”

“大人要收条吗？”少校问道，一面把钱塞进他上装里面的口袋里。

伯爵说道：“要收条干什么？”

“我想您或许会把它拿给布沙尼神甫看。”

“哦，您收到余下的四万法郎后，给我一张整数的收条就行。我们都是君子，所以不必这么斤斤计较。”

“啊，对，的确如此，”少校说道，“我们都是君子。”

“还有一件事。”基督山说道。

“那请说吧。”

“您可以允许我提一个建议吗？”

“当然可以，我巴不得以。”

“那么我劝您别穿这种样式的衣服吧。”

少校带着很满意的神气看看他自己说：“真的！”

“是的。在维亚雷焦的时候兴许可以穿它，但这种服装，不论它本身多么高雅，在巴黎早过时了。”

“真倒霉。”

“噢，假如您真的爱穿您这种旧式衣服，在离开巴黎的时候您可以再换上。”

“可是我穿什么好呢？”

“您皮箱里装什么衣服？”

“我皮箱里？我只带了一个旅行皮包。”

“我敢肯定您确实没有带别的东西来。一个人何必带那么多东西来给自己添麻烦呢？而且，象您这样的一位老军人出门的时候，总是喜欢尽可能地少带行李的。”

“就是因为这个所以我才——”

“但您是一个谨慎又有远见的人，所以您先派人把您的行李运来。现在已经运到黎希留路太子旅馆了。您就居住在那儿。”

“那么那些箱子里——”

“我想您已经吩咐您的贴身跟班把您大概要用的衣服都放进去了——就

是您的便服和制服。遇到大场面，您必须穿上您的制服，看起来才威严。别忘了戴上您的勋章。法国人虽然仍在嘲笑勋章，但还是把它们戴在身上。”

“好极了！好极了！”少校高兴地说。

“现在，”基督山说，“您已经做好了准备，不会再过于兴奋了，我亲爱的卡瓦尔康蒂先生，请你等着跟您那个失散多年的安德烈团聚吧。”

说完，基督山鞠了一躬，退到门帷后面，让少校自个儿沉浸在狂喜里。

第五十六章

安德烈·卡瓦尔康蒂

基督山伯爵走进隔壁房间，就是巴浦斯汀所说的那个蓝客厅的房间，他看到里面有一个风度翩翩、仪表温雅的年轻人。他在半小时前乘着一辆出租马车来到这里。他来登门求见的时候，巴浦斯汀轻易地认出了他，因为事先伯爵已向他详细描述过来客的容貌，所以一看见这位黄头发、棕色胡子、黑色眼睛、白色皮肤、身材高大的青年，自然就没什么疑问了。伯爵走进来的时候，这位年轻人正随便地躺在一张沙发上，用手里拿着的那根金头手杖轻轻敲着他的皮靴。一见伯爵进来，他赶紧站起来。“是基督山伯爵吧，我想？”他说。

“对，阁下，我想您就是安德烈·卡瓦尔康蒂子爵阁下吧？”

“安德烈·卡瓦尔康蒂子爵。”青年一面反复着这个头衔，一面鞠了一躬。

“您带了一封介绍信来见我，是吗？”伯爵说。

“因为我觉得那个署名很奇怪，所以我没有提及那一点。”

“‘水手辛巴德’，是吗？”

“完全全是。因为除了《一千零一夜》里那位声名赫赫的辛巴德，我从来就不认识姓这个姓的任何一个人——”

“哦！他就是那个辛巴德的一个后裔，并且是我的一个好朋友。他是个很有钱的英国人，为人古怪得近乎疯狂。他的真名叫威玛勋爵。”

“啊，是这样！那就都明白了，”安德烈说，“那真是很特别的。这个英国人就是我在——啊——是的——太好了！伯爵阁下，我悉听您的吩咐就是了。”

“若您说的都是实情，伯爵微笑着说道，“或许您可以把您自己和府上的事情讲一点给我听听？”

“当然可以，”年轻人说，他的神色很从容，表现了他的记忆力很健全。“我，正如您所说的，是安德烈·卡瓦尔康蒂伯爵，巴陀罗米奥·卡瓦尔康蒂少校的儿子——我们卡瓦尔康蒂这个家族的名字曾经铭刻在佛罗伦萨的金书上。本族虽然还很富裕（因为家父的收入达五十万，却曾遭受过许多挫折，而在我五岁的时候就让我那位奸滑的家庭教师拐走，所以我已经十五年没见到我生身父亲了。等我到了能了解事实之年，我就可以自主，此后，我就一直不停地找他，但都一无所获。最后，我接到您朋友的这封信，说家父在巴黎，并叫我亲自找您打听他的消息。”

“真的，我觉得您所讲的这些话十分有趣，”基督山怀着阴沉的满意望着那个青年说，“您把您的所有心事都倾诉给敝友辛巴德做的很对，因为您的父亲确实就在这儿，而且正在找您。”

从走进客厅的那一刻起，伯爵一直就没有一刻忽略过那个青年脸上的表情。他十分佩服他神情的平定和声音的稳健；但一听到“您的父亲的确就在这儿，而且正在寻找您”这两句很平常的话，小安德烈吃了一惊，叫道：“我的父亲！我的父亲在这儿？”

“这没有什么怀疑的，”基督山答道，“令尊，巴陀罗米奥·卡瓦尔康蒂少校。”

那一时布满青年脸上的恐怖神色几乎立刻烟消云散。他说：“啊，是的！当然是叫那个名字，巴陀罗米奥·卡瓦尔康蒂少校。您真的是说，伯爵阁下，我那位亲爱的父亲就在这儿吗？”

“是的，阁下，我甚至还可以再说上一句，我刚才还和他在一起呢。他对我讲起他失子的那些经过，我听后深受感动。确实，他在那件事上的忧虑、希望和恐惧完全可以当作一首最哀怨动人的诗作的素材。有一天，他总算收到一封信，信上说拐走他儿子的那帮人现在愿意归还给他，至少可以通知他上哪儿去找，但需要得到一大笔钱作赎金。令尊毫不迟疑，派人把那笔款子送到皮埃蒙特边境上，同时还带去了一张去意大利的护照。您那时是在法国南部吧，我想？”

安德烈用一种尴尬的口气答道：“对，我是在法国南部。”

“一辆马车派在尼斯等您。”

“完全对。它载着我，从尼斯到热那亚，从热那亚到都灵，从都灵到尚贝里，从尚贝里到波伏森湖，又从波伏森湖到巴黎。”

“是这样！那么令尊应该在路上碰到您了，因为他也是走那条路线来

的，如此推算，路上所经的各站一点都不错。”

安德烈说：“但是，即使家父曾碰到过我，我也十分怀疑他是不是还认得我，从他最后那次见我以来，我肯定已经有多少变化了。”

基督山说道：“噢，俗话说父子天性呀。”

“对，”青年说，“我倒没有想到父子天性这一句俗语。”

基督山答道：“令尊在就对一件事还觉得有点不踏实，就是他迫切想知道您在离开他的那一段时间里情况。那些害您的人如何对待您，他们对您的态度是否还顾及过您的身份。最后，他迫切想知道您是有幸摆脱掉了精神上的不良影响，那肯定要比任何肉体上的痛苦更难以忍受，他希望知道您天生的优良本性有没有因为缺乏教育而被削弱。总之，您自己到底认为您能不能重新在社会上保持与您高贵的身份相称的地位。”

青年喃喃地说，几乎吓傻了：“阁下，‘我希望没有什么谣言——’”

“就我个人说，我首次听到您的大名是那位慈善家敝友威玛告诉我的。我相信他初次和您相见的时候您的处境颇不愉快，但我不了解详细情形，因为我并没有细问，我不是一个好追根问底的人。您的不幸引起了他的同情，所以您那时候的状况肯定很有意思。他对我说，他非常想恢复您所丧失的地位，一定非找到令尊不可。他真的去找了，而且显然已经找到了他，因为他现在已经在这儿了。最后，敝友通知我您快要来了，并且给了我有关您前途的幸福指令。我知道敝友威玛是个奇人，但他待人非常诚恳，而且金矿一般富有，所以他就能随心所欲按照他的怪癖行事而不必担心自己会倾家荡产，而我也已答应执行他的指令。先生，我现在站在赞助人位置上认为有责任问您一个问题，请一定不要介意。按照您的财产和名份，您就要成为一位显赫人物，我很想知道，您所遭遇的不幸——这种不幸绝不是您自己所能应付，因此一点儿都不减弱我对您的敬意——我很想知道，他们有没有做过什么而使您对快要踏入的那个社会茫然不知？”

“阁下，”青年回答，在伯爵说话的时候，他已逐渐恢复了自信心，“这方面您放心好了。把我从家父身边拐走的那些人，这正象他们现在事实上已表现出来的那样，从来都存心把我卖回给他的，而出于使他们的交易获得最大利益的打算，最妙的办法，莫过于让我保全我的社会身份和天资，假如可以的话，甚至还要加以改进。小亚细亚的奴隶主经常培养他们的奴隶当文法教师、医生和哲学家，以便可以在罗马市场上卖个好价钱，那些拐子待我也正是如此，所以我倒受了很好的教育。”基督山十分满意地微笑了一下，好象他原来并没想到安德烈·卡瓦尔康蒂先生能这样机警老练似的。那位年轻人继续说：“而且，即使在教育上有什么不足的地方，或者对

于既定的礼仪有什么违误外，但念及我与生俱来以及此后始终伴随着我的整个幼年时代的不幸，他们也会谅解的。”

“很好，”基督山用一种局外人的口气说，“悉听尊便，子爵，因为您的行为当然得您自己作主，而且跟您也是利害相关。但若我是您，我对于这些奇遇就一个字都不说出去。您的身世简直就是一篇传奇式的故事。世人虽喜欢夹在两张黄纸封面之间的传奇故事，但令人奇怪的是，对于那些装在活生生的羊皮纸里面的，却反而不愿相信，即使出于象您这样一位体面的人物之口。我很想提醒您这一类的麻烦，子爵阁下。要是您对什么人谈起您这段动人的身世，那么您的话还没说完，于是会传得纷纷扬扬，而且被认为是编造的。您因此就不再是一个被拐走而又寻获的孩子，而会被人看作一个象夜间长出来的香蕈那样的暴发户。您或许会引起一些人好奇心，而成了人们谈论的中心和流言蜚语的题目，看来总不是谁都愿意的。”

“我同意您的看法，伯爵阁下，这种结果的确不愉快。”青年说道，在基督山的目光的直视下，他的脸色不禁变得苍白起来。

基督山说：“但是，您当然用不着夸大您的不幸，但也不必为了极力避免以至顾此失彼。您必须下决心采取一条单纯的行动路线，而象您这么个聪明人，这个计划很容易做得到，而且也非常必要。您应该结交一些好朋友，以此来抵销那种您以前的微贱生活可能招致的偏见。”安德烈脸上顿时失色。“我本来可以提出作您的担保人和可靠的顾问，”基督山说，“但我天性对我最好的朋友也有怀疑的态度，而且很喜欢使他们对我也有这种态度，所以，若是背离了这条规则，我就等于在扮演外行角色，很有被嘲笑的危险，那太傻了。”

“但是，伯爵阁下，”安德烈说道，“我是威玛勋爵介绍来见您的，看在他的份儿上——”

“是的，当然罗，”基督山打断他的话，“我亲爱的安德烈先生，但威玛勋爵并没有忘记告诉我您的幼年生活颇多风波。”伯爵凝视着安德烈的脸说道，“我并不要求您向我说明，而且，正是因为免得您有求于任何人，才到卢卡去请令尊来的。您立刻就可以见到他了。他的为人稍有点拘谨和高傲，而且因为穿着制服关系，因而仪表上差了一点，但大家知道他在奥地利军团中服役的时候，一切都可以得到谅解了。我们对奥地利人通常都不苛求。反正，您一会儿就会知道令尊是一位很体面的人物，我可以向您保证。”

“啊，先生，您让我放心了，我们分开已经这么久，所以我一点儿不记得他长什么样子了。”

“而且，您知道，在一般人们的眼里，一笔大家产是能够弥补一切缺陷

的。”

“那么，家父真的非常有钱吗，阁下？”

“他可是位大富翁——他的年收入达五十万里弗。”

“那么，”青年急切地说，“我的境况一定可以十分体面了。”

“最体面不过了，我亲爱的先生。在您住在巴黎的期间，每年他可以使您有五万里弗的收入。”

“真是这样的话，我愿意永远留在这儿。”

“环境是您无力改变的，我亲爱的先生，‘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安德烈叹息了一声。他说：“但是，在我留在巴黎而不必非得离开的期间，您确实觉得我可以拿到您刚才向我说过的那笔款子吗？”

“行。”

“从家父手里拿吗？”安德烈略带不安。

“对，您可以亲自向令尊要，那笔钱威玛勋爵可以担保。他按照令尊的要求，在腾格拉尔先生那儿开了一个月支五千法郎的帐户，腾格拉尔先生的银行是巴黎最保险的银行之一。”

“家父决定长住巴黎吗？”安德烈问道。

基督山答道：“只住几天，他的职务原因，不便一次离开两三个星期以上。”

“啊，我亲爱的父亲！”安德烈叫道，显然很高兴他这么快就离开。

基督山说，假装误会了他的意思——“所以我不再拖延你们这次难得的会面了。你做好准备去拥抱您可爱的父亲了吗？”

“我希望您不要表示对这一点怀疑。”

“去吧，那么，在客厅里，我的青年朋友，可以看见令尊正在那儿等您。”

安德烈向伯爵深深地鞠了一躬，走向隔壁房间。基督山一直注视到看不见他为止，然后按了一个机关。这个机关从外表看象是一幅画。按过之后，镜框滑开一块儿，露出一条小缝，小缝设计得十分巧妙，从那儿可以窥视到那间现在卡瓦尔康蒂和安德烈所在的客厅里的一切情形。那位青年人随手把门带上，朝少校走去，少校听到向他走过来的脚步声，就站起身来。“啊！我亲爱的爸爸！”安德烈说道，声音非常响，希望让隔壁房间里的伯爵听到，“真的是您吗？”

少校郑重地说道：“你好吗，我亲爱的儿子？”

“经过这么多年痛苦的分别以后，”安德烈以同样的口吻说，并瞟了一眼那扇门，“现在又重逢了，多让人快活！”